



阿阳流韵

政协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委员会 编

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■ 政协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委员会 编

阿阳流韵

AYANG LIUYUN

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阳流韵 / 政协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委员会编. -- 兰州 : 甘肃民族出版社, 2012.5
ISBN 978-7-5421-2107-3

I. ①阿… II. ①政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③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0060 号

书 名: 阿阳流韵

作 者: 政协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委员会 编

责任编辑: 桂 渝

封面设计: 刘小梅

出 版: 甘肃民族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发 行: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印 刷: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7 插页:2

字 数: 170 千

版 次: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4 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421-2107-3

定 价: 35.00元

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或无文字现象,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邮编:730030 地址: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:<http://www.gansumz.com>
投稿邮箱:liuxintian@yahoo.com.cn
发行部:葛慧 联系电话:0931-8773271(传真)E-mail:gsmzgehui3271@tom.com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《阿阳流韵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关春生

副 主 任：马中华

编 委：李国恩 马国杰 马国礼

杨志成 马金彪

主 编：马浩瑜

校 对：正 文

序一

刘长江

张家川古称阿阳,地处陇右要冲、丝路重镇,是先秦文化的发祥地之一,历史上曾人文蔚起,古韵流芳。巍巍关山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,我国古代著名诗人卢照邻、骆宾王、杜甫等都曾翻越陇坂、途经张家川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。文学逢盛世,近年来,随着全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,张家川的文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,文学佳作不断涌现。出版《阿阳流韵》一书,初衷是收录县内外张家川籍作者的一些作品,为大家提供一次相互学习、交流提高的机会,进而为宣传张家川,推动张家川文学事业的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,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

《阿阳流韵》全书分散文、诗歌、小说三大类,作者遍布县内外各个行业,年龄差异较大,作品内容丰富,表现手法各异,既有对县境内自然风光的精心描绘,又有对勤劳朴实、淳厚善良的张家川人民辛勤劳作的激情赞美;既有对阿阳大地历史变迁的无限感慨,又有对张家川回汉儿女团结奋斗、共促发展的深情讴歌;既有对物象的写意,又有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。收录的作品虽体裁不一、长短不等,但都是作者用心体验生活、感受大自然而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。尽管有些作品还有一些瑕疵,但作者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。这本作品集,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全方位、多层面展示了张家川县文学创作的可喜风貌。

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、大繁荣，乘着这一强劲东风，古老的阿阳大地也吹响了传承文化底蕴，建设陇上特色文化大县的号角。《阿阳流韵》的出版，必将为张家川文化事业注入新的活力。

序二

马中奇

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伊斯兰风情浓郁。近年来，一批以张家川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编辑出版《阿阳流韵》，对加快建设陇上民族特色文化县，宣传张家川，推介张家川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收编进《阿阳流韵》的散文、诗歌、小说等文学作品，以各种形式，从不同角度描绘了这片热土的变迁、繁荣与进步，反映了人们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。有在外游子对故土深深的眷恋与热爱，有辛勤奋战在一线的建设者对家园的赞美与守望，有在社会转型期作者对人生的思考与追求，作品纷彩异呈，展示了张家川这方水土的厚重与深情，抒发了张家川儿女的感恩与期盼。

在张家川县即将成立 60 周年之际，把张家川籍作者讴歌张家川变化发展的作品集呈现给大家，旨在扩大宣传，加强交流，凝心聚力，共建和谐。我相信，《阿阳流韵》的出版发行对推进陇上民族特色文化建设和加快全县小康社会建设，必将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。

目 录

散 文 篇

- 感悟自然(外二篇) / 妥国保
永久的怀恋 / 张志荣
父亲的异乡是我的故乡 / 毛 眉
吉娅和吉玛 / 惠 庄
关山:传说中的心灵腹地 / 李晓珍
乡 音 / 丁 毅
兄长在国外 / 贡筱敏
戏 台(外一篇) / 毛金来
马鹿神韵(外一篇) / 马金彪
关山情结(外一篇) / 王永红
小麦积(外一篇) / 惠文辉
关山脚下马鹿人(外一篇) / 杨少华
每事问 / 醒 童
父亲的眼神 / 马丑子
清水河谷多文明 / 马静远
飘往中东的云 / 白 斌
故园行 / 蓝屋子
马家塬,梦里一块古老的石头 / 窦苗苗

心和主人的对话(外一篇) / 王异尘
“谷雨”随想(外一篇) / 颜 颜
我们真的幸福了吗(外一篇) / 马 方
路 / 刘 航

诗 歌 篇

马鹿情歌(外三首) / 毛菁文
关陇炊烟 / 马登杰
关山臆想(组诗) / 李晓珍
思想者(外三首) / 李 景
故乡情(组诗) / 妥金录
舅舅,我在宣化冈(外二首) / 回 璐
洪家堡子(外一首) / 杨少华
承受与表达(组诗) / 马宏明
秋雨霏霏时(外二首) / 杨 道
空 白(外二首) / 李黎三
西梁子以西(外一首) / 窦小龙
张家川,我的家乡(外一首) / 邵建文
一只手放开另一只手(外一首) / 杨文典
影 子(外一首) / 汪传斌
张川吟(五首) / 杨富强
阮郎归(四首) / 张明霞
英雄赋 / 王宏明
我心中的叶子(组章) / 韩军吉
月映关山(组章) / 川 宇
在箭子川里拨动阳光的弦 / 闫喜峰
春天在哪里 / 马晓燕



小说篇

非正式较量 / 杨 道

空房间 / 李彦周

在 S305 线上奔跑 / 闫科文

材料马 / 仁 君

惊 梦 / 洪 玮

后 记



散
文
篇

感悟自然(外二篇)

妥国保

自然,从字面上理解,就是不加雕饰,是什么就是什么,很简单、很单纯。然而,自然界的万事万物,又不是孤立地存在着。那么,在其一生中,若遇到外界或其他事物的影响怎么办?那就是:影响就影响了,就按影响了的办,也很简单。一句话,顺其自然。

于是,除了人以外的自然界,就显得五彩缤纷,静而美丽,博大深邃,气象万千,有时,不可思议。在一个大森林里,我看见一棵松树与一棵白杨树共同拥有一个根!尽管在使用着一个根,但两棵树都长得非常高大茂盛,在林中并排站立着。真是“君子和而不同”。当地人称它们为“爱情树”。我以为它们是“狭路相逢”。起初它们的根都生在同一个地方,怎么办?于是它们商量:“生就生了,没啥了不起,就放在一块儿,长吧!”于是就这样和谐地完成它们的一生。

人要真正感受自然的真相,必须贴着它的皮肤,与它一起运动。

比如,河水流淌的感觉是什么?必须躺在水上才能感觉到。我在松花江上游乘坐皮筏进行一次漂流。起初,我面向河水流动的方向,坐直身子,拿着桨向下漂流。刚开始还比较兴奋,但过了一会儿,感到流水太慢,想急速前进(这是人心浮气躁的通病),于是不停地划着桨,身体前挺,终于累得满头大汗。这时我想,既然是漂流,就要体现一个“漂”字,就要真正感受河流的力量。

于是,我放下桨,索性睡在橡皮筏上,任水随意载着我向下游走。果然,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漂流,什么是河水流淌的感觉。首先,我感到无比惬意、舒服。背部切切实实是翻滚的水的拍打,似在按摩!更重要的是,我不用出力,让水推着我走,一股发自内心的悠然自得的快乐包围了我。我闭着双眼,优哉游哉,全身放松,感觉好极了。这时我想到,人的快感,是否有时是建立在侵占之上呢?其次,我又感到人与自然是有一定距离的。河两岸是青山和茂密幽深的森林,头顶是蓝天白云,周围很静,只闻鸟叫,不见一人。我们坐在船上,此时真想喊两声。于是我们大声喊着。然而,大自然却无动于衷,等我们喊完了,它面无表情,没有任何回应,我们感到很尴尬,感到很失望,于是不喊了,索性改成唱歌。躺在船上,紧闭双眼,大声唱起自己熟悉的流行歌曲,但唱出来后,自己总感觉到不对劲,主要是与周围的环境和河水流淌的感觉不协调。我们的歌声太重感情,太浮躁,太不飘逸,太直白,总之,很浮浅。似乎在大自然面前,像个不懂事的孩子或者很不成熟的人似的。

唱歌使我们感到不合时宜,于是,我索性闭上眼睛,改成想一些心事。但是,想心事同样让我感到不协调,不适合。没办法,于是后来我干脆什么也不想,头脑一片空白,睁开眼睛,望着茫茫天空,似睡非睡,只感受着流水,呼吸着周围的空气,任由船向下游漂去。终于,我感到只有这样,才与自然和谐统一,才与水、周围的森林、环境合上拍,一起运动了。这让我强烈地感受到:自然,原来是不需要情感的,是非得失不需要评判,躁动与不安与它格格不入。人的寿命为什么比不上一条河流,是不是我们有太多的欲望、太多的情感、太多的躁动呢?

在森林里转悠了大半天,我有急于逃出来的欲望。因为我感到人家是一个世界,自成体系,我们人又是一个体系,两者融合很难,特别是心要融进去更难。林里太安静,太自然,太随意,太无为,而我们要达到这样的境界,何其难也。人从城里跑到林里,得到了畅

快与自由,又从林里跑到城里,得到了热闹与享乐,为什么我们总是跑来跑去在不停地追求享受和占便宜,但却活不过一棵树、一条河呢?到底怎样做才能得到永恒的力量?

深入在自然里,我只有哑然。走出自然,我只是在旁边看它,或者偶尔想想它。然后,进入到我的生活里。

感知春天

关于春天,最早感知到的是我的肌肤。厚衣服下肌肤的突然的放松与舒坦,让我感到春天来了。于是,心里便像卸去了什么似的,又像终于熬过了什么似的。仔细一想,原来是把冬天给卸了下去。冬天像个沉重的包袱,现在总算卸掉了。春的到来和冬的过去,让我感到,随着时间的推移,什么事都能过得去。

与我的肌肤几乎同样感知到春天的是小草。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春天到来时,刻意去寻找春时发现的。我漫步于山野间,突然发现在向阳的避风的角落,有几颗或几簇绿的脸孔,在笑在闹抑或张望,这让我惊讶不已:怎么就这么准时呢?我感到小草是春的精灵,我感到与自然相比,人又能算得了什么呢?

春是季节的童年,我一直这么想。不信,你瞧那小草,尽管稀稀落落的,且多数潜藏着。他们是排着长队的,是呼之欲出的,醒了的探出头来,没醒的正睡在大地母亲的腹内;醒了的除了嬉戏,也在呼唤着同伴:“快出来,把这世界绿了!”一股强大的生命的力量震撼着我的心。再瞧那雨,轻轻的、细细的,是那么的新鲜,又是那么的可贵,这是春的乳汁吗?还有那风,似一个调皮的男孩,一会儿高,一会儿低,一会儿暖,一会儿寒,它让孩子们的风筝一会儿高一会儿低,又让孩子们一会儿在外面疯跑,一会儿又不得不躲避到屋里。

深入在春里,就像深入在孩童的中间,让我想起了童年。然而

我的童年又在哪儿呢？它已经一去不复返！看着春天，看着季节的童年，我感到季节是幸福的，因为它每年都有一次自己的童年。

绿了的树

树开始绿了，才知道时光已过了很久，但我似乎并没有干些什么。这一点，好像时光并不关心，它是负责万物的。树绿了，像是小学生要开学了，又像是某月某日定下的什么行动，开始如期实施了。

树变得痛苦而繁忙。一入这个季节，就身不由己，每天都要完成绿的任务。这让我自惭形秽，因为我今天的事还没有完成，要等到明天，可人家树的叶片却明显大了一些。我感到树是忠实的，是不虚度时光的。树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站成一种姿势，完成这一年、这一生。她不挑地方，随便什么地儿，一旦立住脚，就不走了，就这样了，她永远地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又生根、又发芽、又开花、又结果。她一般比人长寿，因为她静，并且有一种来自于静的巨大的力量。坐在车上，看到路边的树在拼命地飞跑，但我跑了半辈子，还是跑不出树的范围，停下来，却是长粗了的静静的树！

一棵瘦小的树也站在那里，同周围的树一起，也在发芽，并且不断放大其绿的叶片。她似乎不管别人怎么说。她是个完整的独立体：孤立、严肃而又不卑不亢。她像接收了什么命令似的，一旦绿了，就停不下脚步。就像我们人，一生下来，注定要因为生存而努力。树积极地争取阳光，吸收养分，默默地、独立地走她自己的路，这是谁安排的？这也许就是自然规律和生命规律吧。我们都在“规律”中生活。

一棵树绿了，原本光秃的枝干上有了叶片；所有的树绿了，原本荒凉的山丘有了生机。同时，绿了的树，到秋天定有果实。这让我

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是“有”，什么是“无”。所谓“无”就是“有”，所谓“有”就是“无”。从“无”到“有”是有条件的，从“有”到“无”也是有条件的。“条件”至关重要！你瞧，树若要绿，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：一是树根必须活着，即所谓“心不死”；二是必须有适宜的气候条件及温度，即“春到了”；三是必须有阳光、水分、养料等，这样，就产生了“芽”，也就自然有了“绿”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的绿，是这几个“条件”共同形成的结果，有了这几个条件，“绿”注定要形成，（当然除过人为的破坏。有时人为的破坏也是条件）。所以，要想“有”，就要使“条件”有，就要努力地创造条件。所谓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”，东风一到，事情办成，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！同样，从“有”到“无”也是“条件”所致，严寒一到，树叶枯死，绿色消失，果子也自然落了或被吃掉，剩下的只是一个光秃的树，上面什么也没有。有时想，人生万物，时刻都处在“有”与“无”的循环往复之中，其中的各种“条件”，决定这我们兴兴衰衰，成长死亡，作为人，我们无非不断地在变换创造者各种“条件”，从而也使自己的命运更复杂，更不同罢了。

一日，拿一果子吃了，感到果子很温顺，很容易地就被我吃了。舒坦之余，又一想，我终究是要死的，死了，化作泥土，不又被果树吸收了，又结成果子。到底是“谁吃谁”？是我吃了果子，还是果树吃了我？看来，人类万物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谁都与谁有关系，我们不必自大。

绿了的树，是一种命运，是一段历程，是一项任务。她像一面镜子，照着你，照着我，照着万物。

妥国保，男，回族，生于1968年12月，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，有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。

永久的怀恋

张志荣

—

岁月把我的心拉向往事的日子,时光就顺着我的记忆流过来,淤积成喜悦的心情,流淌着晶莹透亮的憧憬。

这是因为,故乡,汇着游子的眼泪,浸泡着慈母的一颗心,是每个人留下第一声啼哭的地方,是一枚生死印章,永远印在游子的心上。我从张家川北上银川,辗转到玉门,迁移到新疆哈密的时候,一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。

很久以来,和我差不多的农家子弟先后跳出农门,成为吃“皇粮”一族的时候,他们聚在一起,常说张家川山大沟深条件差,人是心毒手黑窝里斗,每每这个时候我对这种看法都保持沉默。1992年,在我大学毕业时,我可怜的双亲千里迢迢来做我的工作,希望我回张家川。回还是不回呢?磅礴的山,浩浩的岭,满脸的皱纹,沉重的锄头,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,起早贪黑地劳作……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收入。憨厚的张家川人面对赤黄赤黄的山丘,面对蔓生摇曳的野草,他们的眼泪流淌在寒山瘦水之间,就像我的双亲对我一样,又有什么过高的祈求呢?

说实在话,到今天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轻薄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、最忠厚的农民。工作两年后的一个早晨,母亲患病住院,我直赴家乡。家乡变了,一切变化都在我的幻想中。和儿时的